

凤凰园带给我的思悟

□ 2012-10-19 □

其一：口业之厉

我与母亲间的矛盾，时间最长，印象深刻，对我心里冲击很大，使我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意、言、行。

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修自己的口德，说话非常小心。那天，我和同事聊天，说到对父母是否可直呼其名。我曾在影片中看见美国人这样，所以我就说：可以直呼父亲名字。话一出口，心想，糟了，这是对父不敬。心不敬，何来感恩？这是修炼者大忌。当时正在上班，我既没意念忏悔，又没有认错；晚课时，也没对此忏悔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与母亲吵嘴了。说来奇怪，我都没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。从那天开始，母亲对我冷漠了。

我检查了自己的意、言、行。我知道自己累世犯下过很多罪孽，也深知口业的严重性，可谓罪加一等。做晚课时，我跪下来忏悔：我不该说可以直呼父亲姓名，那是大不敬、大不孝。这也违反了神——“顺其意，慰其心”的苦心教导。我请求母亲原谅，她的痛苦就由我来承担吧。我请我舅帮助从中劝解。几天后，我和母亲重归于初，我的心畅快无比。

这一件事使我懂得了，一个“修”字是多么难得，做起来好不易。想起大同师尊曾说过：修炼很难！很难！原来真的好难，师尊谢谢您，感谢您的苦心教导。我没有修炼前，对这些都不怎么在乎，可是真正走进修炼之门，每件事都赋予了不同的意义。

其二：斩心魔

之前我总喜欢表现自己，认为自己是多么强，让别人知道我是多么优秀。有这种思想，在修炼路上可是绊脚石。每当我有这种情况时，我便想象一把巨大的利斧，从天劈下，劈在心根处，斩掉此魔。有一次斩一次，后来便没有了，也不会有这种想法，也不会窃喜，因为感觉自己的内心开始谦卑了。

过后我又试着斩色魔，我想象一把浩大巨斧，晴空霹雳般连续劈下，犹如狂风暴雨，心喊：斩！斩！斩！过会儿，一切都平息了，回到了原来的状态。短时间除去色魔，相当困难。只要你动一次，我就斩一次，心里容不下你。然后心怀大爱，请它自愿离开，希望它回到宇宙光中去。

其三：“内在父”解决病情转移

那几天我看见母亲感冒了，心有不忍。记得西方有位修女，她看见一个病人颈部有个瘤，于是她说：把瘤长在她身上吧，不想看到病人的痛苦。于是那位病人好了，而那位修女的颈部却长出了瘤。但没过多久，修女颈部的瘤就好了。于是我也借用此法，请母亲的病情转与我，我愿代母亲受此痛苦，愿她健康。结果母亲好了，我却病了。我知道这是病情转移所致。

王师姐曾传阅与我的《雪山大师传》中谈到，内在的父可以完成很多事。这里的父，我的理解是神。此时，我真诚地关注内心，并说：我内在的父可以帮助我解决感冒，我相信您，爱您。以前生病，我都是自我调理一番，这次用此法，第二天感冒就好了。哦！好神奇，这是内在父给我真实的感受，原来书并没有骗我们。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这些了呢？很可能是他们疑心太重。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内在力量，不信任它，它又怎么会展现能力呢？现代人太多的怀疑，太多不信任，神奇当然不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。话说回来，又不做不损人利己的事，何不试试呢？

其四：慈悲爱我们的师尊

想到大同师尊，我的内心激动不已，眼角就湿润了。师尊，我们有多么地爱您啊。您不辞劳苦，学生何时才能有您这样的品德啊。那晚师尊引领我们学习，很关心大家，晚间还查看大家是否盖好被子，师尊多么细心啊。师尊让我们看天文，虽然看不懂，但心里明白——学生会永记“三救”。学生会好好修炼，最大程度的去做应该做的。不久前，您为我调理命门部位(大概在尾骨上方三到四个节骨处)，那里疼痛了大概2月左右，不知道为何坐下都痛，我以为是前世因果导致。王师姐说：可能是扭伤，有红色血丝。后来回想是我在搬东西时，无意间扭伤的。师尊的双手在疼痛处运转能量，很是舒服。那能量一波又一波，一浪又一浪，向八方散去。第二天起床，我就恢复了。我非常感恩。

其五：半夜吐唾液

那天晚上睡到半夜，嘴里很多唾液，吐的床前全是唾液，心里不太舒服。这时我心里闪念了一下师尊，等到我再次躺下时，我看见师尊身着白衣，来到床前。我还看见一些暗黑色物质。不觉中睡去了……。

前一段时间我在想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炼？读《七祖列仙传》后，我慢慢体会到，我们的意、言、行都是修行，非常感谢七祖对我修心和炼功的帮助。记得师尊说过：有人问他功能是怎么来的，师尊说是鼓掌鼓来的。起初，我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。后来才知，这是因为师尊不羡慕他人、不存在小我心之故。只要羡慕，就是自己想得到；想得到就有了欲望；进而导致私心。这样一来，即便有了功能也是很危险的。每每越是羡慕，就越得不到；如果为他人获得由衷地高兴而鼓掌，这颗心就是无求之心，这才是大我大修之心。

之前我也想有功能，认为加强练功就可以获得。殊不知修是基石，炼是楼台。修在前，炼在后，所以才叫修炼。师尊说的话句句如金，只是学生悟性低，现在我才恍然大悟。作为您的学生是多么幸运啊！

（中国）于健